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illegible]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〇一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費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星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寒雲鬻字廣告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招登廣告

[illegible]

晶報廣告處啓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虧弱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凡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酸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為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烟為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真正國貨 大愛國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君欲游上海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 減價

上海博利安電料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萬應消癮丸

[illegible]

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

[illegible]

蓋世美容品　的的嬌

[illegible]

江逢治醫院

[illegible]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癮子頭膏藥

說明　[illegible]

功效　[illegible]

發行所　[illegible]

寄售處　[illegible]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illegible]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劵每張售洋念元　用足一年

英文專修夜學社　因時

[illegible]

社址北火車站界路長興里

異常清秀 生眉毛藥水

[illegible]

十年癩頭 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昭餘胡開文筆墨莊。

花柳聖人 愛克憐

內服外用 每瓶一元二角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効卓著

尚有萬應十滴水皮膚新藥中華目藥均係家常必備之品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三西公司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 購法 [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第一百八十號正威大藥房

美貌嬌容 少年化韶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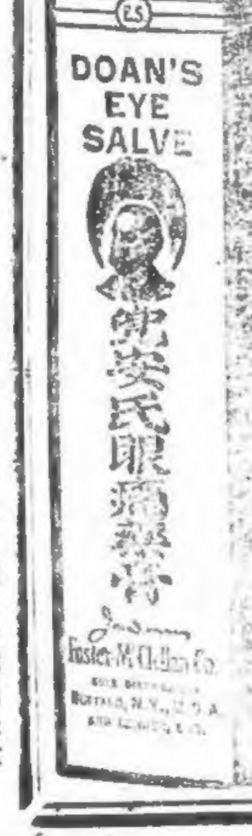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瘡藥

[illegible]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四角 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痛眼赤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聽譯

晶賞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三日一紙。北調南詞。雄冠神州。語多傷時。丹翁怪話。塞雲長歌。俚俗有李。（涵秋）放達推何。（一雁）寶蓋闢宮。新華私乘。同工異曲。闡出丁生。（慕寥）

顯字微文。名流紛紛。黛玉講演。詩稱聖人。七言六句。迭相唱酬。談諧說劇。古調是求。老鶴說諾。大海能鳴。志可凌雲。繆爲傳聲。皇子乘黛。（寒雲）總理行香。（笑意）參議投稿。（何一雁）將軍幫忙。（兒子玉）優游論戲。民哀說書。馬二姓馮。舍予成符。

天之執

（丹翁）

姓名合而歷天者勢必倖、而自謂頂天之獨名弱焉、謂予不信、有諸天爲證、

藍天爵所御必側、朱天目歸海有樓、（按朱自著『情海歸槎記』）人數已得黃帝上升前千分一且零六焉、）包天笑引電投瓷、顧夫者衆、此皆腰天者也、

若夫頂天、天虛我生、生、生口口也、（前框針入轍、後框妻去聲、）我、其自命也、而曰虛、竟得小蝶先生、幸也、天台山農、劉郎也、再入則仙女逃之夭夭矣、蓋第一遭已上了劉郎老當也、天罡侍者、更自郤矣、侍、寺人也、雖謂之天閹可也、

胡寄人評曰、不堪、

棉花胡同化事詩并序

（獨鶴）

旅京皖人、爲反對李兆珍長皖事、公推江朝宗李經羲張廣建汪瑞闓爲代表、赴棉花胡同靳宅請願、至則閽者拒不納、固請、始令李國筠一人入、江則不快得請、強與李俱、逕詣內室謁靳、以靳方託病故也、江既見靳、即與語省長問題、聲色俱厲、靳亦極力抗辯、江乃歷指其得賄賣缺之証據、（其實江亦出賣賄買之一人）以窘辱之、靳不能堪、時方臥牀、至是則揭被而起、目眦盡裂、其勢洶洶、幾至動武、護兵咧聲奔集、靳怒叱曰、『給我滾開、』江疑靳叱護兵、實借以辱己也、怒愈甚、乃大罵曰、『你瞎了左眼、還要瞎右眼麼、』靳怒欲狂、自批其頰曰、『靳雲鵬是王八蛋、』擱擱之聲已、又連呼王八蛋者再、聲聞於靳夫人、乃絜婢媼出、厲聲呼曰、『現在總理有病、你們有話、到國務院去說、在我家裏胡鬧甚麼、』江乃罵曰、『潑婦、放屁、』旋又指靳曰、『你家都齊不了、還能治國麼、』靳猶欲辯、夫人已怒不可遏、而命護兵、逐江等去、李亦勸江暫退、遂以數人扶掖而出、出時、猶罵不絕口也、此一場之活劇至是告終、其餘波、則爲斜眼先生一度之辭職、與在國務院中、提起懲辦江朝宗之一段談話、今則事過數日、之兩說者、俱已不成問題矣、譬之戰場、方兩軍轟砲互擊時、令人震駭欲死、及至烟消火滅、彼此各自收場、則又宴然若無事矣、說者曰、此固砲兵總理之本色也、一笑、

伊誰惡客恣喧豗、幾度呼僮擯不開。謗也一聲師子吼。太眞含怒出簾來。（據魯穆某君言、靳之夫人爲楊氏、或又謂助靳逐客者、乃其最愛之某姬也、二說皆未敢信、亦姑唐突太眞云爾、）

逐客聲從閫內宣。解圍贏得藁砧憐。平章何與兒家事。爲諭而今重女權。

婦口便便座已驚。請君出走令惟行。相公厚汝誰知者。一字帝襟衰也衆。（昔有善謔者、嘗顛倒成語爲聯、上句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下句曰、『一字之袞、榮於華袞、』袞、即袞之借用字也、今乃引用適合、惟上句仍須讀如原文耳、）

將軍尙武自稱神。家國偏憐治未蘇。不信君看爲宰相。從來須用讀書人。

▲勘誤　前期『記湘南鄂戰局』篇中、第五行『縱論湘鄂戰局已』句、『已』字誤排也字、文氣遂至不屬、特正于此、

海上謌舞之狀況（七）

（小隱）

趙子龍招親一劇、爲杭辛齋穆詩樵二先生所編排、雖命名從俗、而事實悉本三國演義、其價值自高出其他招親之上、實已不問可知、値天時酷暑、未能排練、以致久未出台、茲已秋風送涼、詩樵徇共舞臺之請、親臨督練、已漸純熟、聞定於下星期夜戲正式演唱、先於星期六日戲一爲試演、據詩樵自云、排練後、於原編腳本、頗有改動、似愈改而愈不良、當係詩樵謙詞、屆期每當先睹爲快也、

趙君玉之有辰旦腳、雖曾與潤子和、然青出於藍、今日無論如何、肯讓子和爲優、日前觀其蕩湖船一劇、周鳳文飾李君甫、君玉之詩史、淡雅宜人、既非子和所及、而談笑自然、猶非子和所擅、此猶頑笑小戲、若論皮黃唱工、則子和尤難望君玉之肩背、鄙僞其人、謂趙雖欲於偶、識予抑獨揚擅爲不當、憶陳德霖曾學於田寶林、（即王鳳卿之拉胡琴者）豈亦謂陳不用苦耶、抑何可笑之甚、

蓋叫天工夫精純、手脚乾淨、在南方武生中、允爲首屈一指、其所擅爲短打戲、如武松打店三岔口、皆爲快心之作、好用眞刀眞槍、猶不脫江湖習氣、然挑華車長板坡等戲、蓋則從未演過、是其守本分處、而每演一劇、聚精會神、不稍苟且、配角皆爲自帶、不稍遷就、尤爲特長、此次進亦舞臺、如郝彩芬、李德山、曹寶山、路凌雲、王月舫、皆爲蓋之有聯帶關係者、日前觀其全本趙家樓、搭配整齊、武工緊湊、實爲海上獨一無二之完好武劇、聞蓋不搭班時、所與爲配者均留居家中、由彼供給、一旦出演、則聯袂登臺、此尤唱武劇所應取以爲法者也、

老林黛玉講演錄

（續二百九十六號）（愛儂速記）

老林黛玉道、各位老爺們、可聽得近來有兩樁鬼出現的事嗎、一樁是在大馬路小菜市的樓上、每到三更時候、有人瞧見有許多黑影、滾來滾去、像煞很忙的樣子、後來又有人瞧見說這個鬼、似乎都是洋裝打扮、便有人疑心到此番歐洲打仗、外國人死得不少、便是上海什麼大班二班、回去從軍而死的也很多、只怕他們都回到上海來了嗎、也有人說、未必一定是外國鬼、中國鬼也論不定、前天有個客人、說得更好笑、他說不要陰間也在那裏開夜市交易所嗎、我說這話不對、陰間的白天、就是陽間的夜裏、陽間的夜裏、就是陰間的白天、我這樣一說、大家都恍然了、不然、倘然被做夜市交易所經紀人的老爺們聽見了、可不要動氣嗎、

還有一樁、聽說閻瑞生謀殺蓮英的那個地方、不是我們夜裏坐汽車兜風的時候、常常經過的嗎、前天有輛汽車兜風、經過那個地方、不知怎麼緣故、那汽車夫把車子開到麥田裏去、後面還有輛汽車、也跟了前面的汽車開了過去、這天夜裏、而且並不是黑夜、月色甚好、後來汽車開不動了、坐汽車的也覺得詫異、大家驚醒、再去細看、那第一輛汽車、卻見他迷迷糊糊、口吐白沫、已經滾倒在汽車上了、一瞧那麥田方向、正是蓮英被害的地方、大家說准是蓮英出來討替了、也有人說、這是一個客人編出來的、要禁止心愛的姑娘坐夜汽車、嚇嚇他的意思、

珍珠花之解放記

（亦英）

『除却珍珠不是花』、某大爺之納珠事、已載前報、今珠解放矣、試詳述其始末焉、初、大爺爲人導入密窟、窟中有名緋君者、作學生裝、善迎風舞、大爺悅之、日相過從、逾兩月餘、遂有貯金屋議、一日、大爺自外至、適緋與一少年語、大爺怒、毅然棄之、讓凌娟娟、凌別有所眷、大爺又棄之、乃徵珍珠花、未幾、鈿車夜出、遂訂同心、歸給四百金、珠娟大爺益綦、大爺始決納珠、論價八千金、這鑽飾若千件、約四千金、於是大爺得珠矣、大爺之來滬也、與一妻一妾偕、妾非蘇產、以珠故、惡之、賄人、或有辭者、大爺急、強在某收之、珠歸大爺後、與夫人同居、大爺亦慣北游汴也、時防閑之、已出、則命夫人監視、但珠豈能忘情於所歡者、至陰曆七月二十日午後、適大爺赴友約、其夫人坐於珠之臥室外、是時珠衣寢衣、曳拖鞋、狀至閒逸、俄焉、嗚嗚然來、卽珠所歡之汽托車也、停於鄰之門首、珠卽由窗越屋脊、縋而下、非持刀前各一、備懲追者、守隣肆有見者欲呼、賂以金、遂止、珠逃之次日、有信致大爺、則稱大爺之情愛、本不忍去、奈河東獅吼、實難相處、現已有人護持、若相逼、則法律從事、衣飾未攜一物、鑽耳環、則昔日爲客所贈、『公子若以發票來、自奉還也云云、大爺痛失珠、欲與交涉、旋經人勸、意稍解、近聞又爲鑽環交還說、作爲調停之條件云、

海上雜誌評

海上雜誌之刊、時盛時衰、邇日忽有復興之象、然佳構實罕、茲就已刊行者、或將刊而已寓目者、略爲評第如次、

一、半月、爲瘦鵑周子、獨力所創、選稿最精、排印絕美、且用彩色銅版、印爲封面、首期之光當美人、示予樣張、愛不忍釋、較東方雜誌、及小說月報中、所插彩色銅版畫、高出萬萬、尤非其他雜誌所曾有、即此一端、已足見其精神之特異矣、

二、禮拜六、此爲鈍根瘦鵑二子主之、已膾炙人口、每期銷售頗廣、

三、遊戲世界、編輯者、趙子苕狂、與瘦鵑也、已刊至四期、多見精富、評劇之作、推此刊爲獨衆、以上三種、屆時而刊、決無延期中輟之虞、故首列焉、

四、新聲、雖止四期、施生作如林、如能賡刊、亦藝林之幸焉、

五、消閒月刊、爲蘇州鄭逸海諸子所輯、例仿禮拜六、取材亦佳、近已刊有三册、

右二種、亦屬佳品、一則已輟、一則遠處、故退於後、

尙有一影戲雜誌、一影戲叢刊、雖皆祇一册、然各有意趣、又有周子劍雲主纂之解放畫報、爲談新文化之上乘、採子雪泥之世界畫報、關書多一時名作、以除備刊外、或鈔襲舊報、或上所舉、皆有可取、其餘偶都無聊、都無一顧之値焉爾、

草此方竟、忽得上當人斥奇文之作、可見徒以怪名及詩告自炫者、終必敗焉、劍雲作春哭停刊辭、讀乎言之、彼妄以文字舞弄者、讀之能毋汗下乎、災鉛禍棗、可以止矣、

神州日報

大　新　刊

定價報格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歐美各國　全年洋[illegible]　半年洋九元

（附送晶報不另取報費）（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張丹斧鬻書例

丹翁擅漢魏平隸書、因寫錄草之奧、藏唐人墓窟石室記、遂得行楷之神、施於楹聯、極盡工妙、爰爲擬例、以待知音、楷書每字一角、不論大小、對聯每幅四尺一元、加尺同上、扇一元、（小扇不寫）、金石題跋五角、嘉誌壽屏別議、紙不書（磨墨加一）、先潤後作、宜古愁袁寒雲訂、收件處、本報館（上海四馬路）商報館、四馬路震亞書局（各大箋扇莊、

招登　廣告

□中華圖書館惠禮拜六一百廿五期二册、是中中國福爾摩斯偵探案長[illegible]也、又大東書局惠遊戲世界第四期一册、材料較前增加幾半、有瘦鵑暴裂彈苕狂空中盜兩偵探佳構、大可爲酒餘之助也、統此道謝、（寒雲）

□雪齋先生、書悉、不知尊寓、未獲奉復、[illegible]、弟無之、此如近綏、（文）

□黎勤蓮、廣笑林希假閱、或示僑寓、爲荷、（編輯部）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聽譯

晶報小說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十一□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煙花美人春中酒

再說那個袁翠蘋、雖然生長在鄉村裏、心地却很玲瓏、露蘭的心事、他有甚麼瞧不出、便趁他爹娘呼喚的當兒、早在房裏加了一件翠生生的竹布衫兒、將衣扣鈕好、用手抹了幾抹、花枝般的跑出堂屋、含着帶笑站在一邊、露蘭假裝着不曾見過、故意指着笑問道、這就是乾妹妹嗎、好生面善、……老奶奶笑道、這也是前生緣法呀、翠兒快過來和哥哥廝見、……翠蘋巴不得這一句、立刻提起袖子、向露蘭福了兩福、一面笑着、一面還想躲避入房、却吃老奶奶一把扯住他的手腕、笑道、乖乖不要忙、你哥哥送你的寶貝在這裏呢、……說時急不待緩、早從桌上搶過那副金鐲、輕輕向他粉腕上一套、露蘭好生得意、細瞇着眼睛湊得近前笑說道、這圈口兒竟是不大不小、和有心替妹妹定製的一般無二、……當下便伸手向翠蘋腕上捏了一捏、引得翠蘋只是格格的笑、其時翠蘋却不再躲避了、依依的坐在他娘的一張板凳上、袁大昌却十分湊趣、早站起來笑道、賀大爺你既拜給我做乾兒子、我們就是一家子人了、也不必拘甚麼形迹、你們娘兒們多談一會罷、店門沒有人照應、我却不能奉陪、露蘭欠身笑道、乾爹的話、我自理會得、你老人家儘管自行方便、兒子坐一會也要走了、……袁大昌連嚷道、這個如何使得、不要客氣、在小舖子裏吃了飯回去也好、……老奶奶見大昌要留露蘭吃飯、也覺得既得人家這許多金銀、清湯寡水、委實也不成個模樣、遂也接口說道、好好、風狂雪大、雖然沒處去買魚肉、却好月前我們還醃了一隻風雞、預備過了年請客的、不如把來撏了毛、煨好了給賀大爺下酒、……

『奇文』中的奇文

（上當一份子投稿）

前天看見報上、有段告白、說是出了一種『奇文』雜誌、吹得震天價響、並且自命是怪文豪、在下覺得有點奇、破費四角大洋、買了一本、不看猶可、一看、好像費去的那四角大洋、在我耳朵旁邊、大呼冤枉呢、不過裏面『總算有些奇文、待我一一交待明白、』一則是、他裏面的文章、多半是舊報翻版、幾乎變了華報的彙刊、你說奇不奇、二則是、編輯的人、『文武雙全』、還是他序文上、自已上的徽號、別的雜誌、祇有文場、他還可以唱一齣全武行、給看客們開開心、你說奇不奇、三則是、他裏面的編輯、集這些都是『雞』、何以見得呢、裏面有一篇序文、說編輯有一位姓劉的、同一位姓姚的、爲『雞林領袖』、編輯既然自的是雞林的領袖、可見他們、自已承認是雞林了、但不知是野雞呢、還是家雞呀、雞也要做文章、奇乎不奇、『有這三大奇、眞不愧是奇文了、』說到此處、在下倒有一樁事體、要拜託貴報的諸位主筆先生哩、現今雜誌、出的很不少、好的實在聊聊、能長久的更少啦、然而我們買的人、像瞎子一樣、那裏知道誰好誰不好、誰長久誰不長久呢、所以這一次、冤枉了四角大洋、諸位先生、既然是同行中、總可以先看見的、何妨把所有的雜誌、品評一下子、有好的介紹介紹、免得再令人上當了、也是一件功德、

諸位主筆先生均鑒、這段白話、雖不配同諸大名家並列、然而務必請登出、免得再有上四角大洋的當的了、叩頭叩頭、

湖廣館籌振義務戲

（疑始自北京寄）

劉藝舟爲武宜兵變、籌振演劇、豫湖已經匝月、二號晚、始在湖廣館開演、擬連演三數日、以期集成鉅款、第一第二兩日戲目、原定額瑞全榮蝶仙浣花溪、徐光華劉藝舟遺遙津、紀文屏羅碣山、吳炳南上天台、孫義盧等拿坡崙、（第一日）榮蝶仙鴻鸞禧、林唐甫劉藝舟矮寶山黃鶴樓、史海嘯鴻惠林玉堂春、紀文屏挑華車、孫義盧罵呂布、吳炳南完璧歸趙、劉藝舟史海嘯徐光華等黑奴籲天、（第二日）三號、不佞以事未及往、二號晚、（即第一日）約同友人呂君入場參觀台上正演鐵龍山、遺遙津浣花溪均已演訖、聞浣花溪蝶仙未至、代以諸如香、紀文屏係武票之學俞五者、所用功夫、固已不淺、惟過火處太過火、散漫處太散漫、蓋尙未臻純熟之境、義盧因咳、探母未演、吳炳南亦改演空城計、自坐帳至斬謖、歷時甚久、『吳爲劉殿選票友、嗓音甚亮、惟調門太高而窄、吐字未純、致聽者咸謂其所唱不甚清楚、散板使腔處、太多太甚、又往往唱成一順邊、絕無精采、當白過使假音、幾類秦腔、城樓正板與二六兩段、却甚流暢緊湊、大得小刀子風味、做派尙有矩度、嫌稍欠儒雅氣概耳、此劇畢、加演幻術、票友邀月軒主等幻術、一以戲劇態度出之、并奏浮立空中之技、題曰太虛幻景、次劉藝舟等演新劇、拿破崙改黑奴籲天、藝舟扮老黑奴、神態與道白俱佳絕、畢竟老手、不同凡俗、禱告上帝、歷數上帝所謂平等、所謂慈悲、『皆施之於有勢力人、而弱苦者無與、『籲求上帝從此稍轉其慧眼、一顧我苦同胞、又對主人言、我非洲古國、從前何嘗不強、何嘗不文明、使吾先輩不作威作福、爭權奪利、而爲子孫稍留餘地、何至亡國、而有今日之結果、又對他黑奴言、寄語海外同胞、吾儕既成亡國之奴、千萬勿再貪圖小小地盤與勢利、不惜自殘同類、若果如此、恐且有滅種之憂、皆以沈痛之言、針對時事而發、中間並以妙語『刺及教育不給經費、台下不但鼓掌如雷、且狂賊以示同情、史海嘯飾女黑奴、表情亦至佳、演至悲惻處、台下有嗚咽拭涕者、感人可謂深矣、是劇畢、復有艷秋一劇、探母既因咳嗽作罷、艷秋乃改演二本虹霓關、姚佩蘭飾東方氏、艷秋起了青、不佞未觀艷秋劇、已逾一年、記自年前、在某處見艷秋思凡、唱作皆不恰當、頗有厭觀艷秋演劇之意、比來癭公譽子菲怡修仁、俱繩艷秋之美於不佞、謂技已精進、事冗又懶、迄未暇一証諸子之言、迨觀此劇、始覺艷秋身段、表情、腔調、化裝、在在有進於前、嗓音亦且加亮、其於婉華、眞有出藍之望、士別三日、固當刮目相待、『無怪癭公諸子覆、盛稱之也、是劇做工、以初出場偸覷與獻茶爲最細緻、唱二六一段、宛轉可喜、吐字亦明晰、所欠惟清脆而兼含蓄渾厚之致耳、（尙小雲清脆有餘、含蓄不足、能兼之者、石頭而外、罔少見也、）佩蘭爲國春堂三佩之一、人多呼之曰姚老三、自幼演花旦、以能蕩著名、輟演已八年、此次配虹霓關東方氏、蓋朋客串性質、歷年髮既長、容顏大非昔比、而於東方思春、及夠引王伯黨諸作工、猶極盡蕩之能事、惟佩蘭風擺踏工、此次却與艷秋同未持蹻、腰肢步履、頗覺爲之減色、其因久未登場、不免偸惰、抑染時下所謂花衫之習、以爲不應持蹻、殊不得而知也、「是日上座極佳、約在千四五百人上下、馬玉山售糖果、得價百數十元、南洋煙草公司售煙、得價九百餘元、均捐作振款、

一年有半

（五七）（天笑戲述）

叔禮向伯濤道、這一下子、眞個至少要一點鐘、俄國的勞工、他們主張八點鐘做工、八點鐘睡眠、八點鐘休息、我們這位五先生、我也和他支配這二十四個鐘頭、他也是八點鐘睡眠、八點鐘妝飾、八點鐘出門做他的生意、和俄國的什麼過激黨主義差不多、伯濤道、妝飾究竟要不了八點鐘、叔禮道、怎麼要不了八點鐘、我把八個鐘頭裏的事情、分配給你聽、譬如他一點鐘的時候醒了、在牀上惺惺忪忪、也要半個時辰、便喊阿寶預備小短衫褲、天冷的時光、還要窩一刻兒被頭、等小短衫褲窩熱換好了、總要一個鐘頭、從醒時算起來、已經一個半鐘頭去了、起來以後、漱口擦牙洗臉一個鐘頭、連擦粉塗脂畫眉修額種種事情、都包括在內、只恐一個鐘頭還不殼咧、要是洗了不好、重新再洗、這却不在其內、至於梳頭支配的功夫、支配他半個鐘頭、是極少的了、或是先洗臉、或是先梳頭、約計他兩個半鐘頭、也不算多、就是前面這幾根前劉海、今天這個樣子、明天那個樣子、翻出臉倒、至少也要一個多鐘頭、人家說打一條辮子、要算是最簡便的了、其實他那功夫、也不亞於梳頭、如此說來、從起來到梳好頭、又是四點半鐘的光陰去了、洗臉梳頭已畢、弄一雙腳、又要費許多時候、穿起絲襪來、又要緊、又要挺、不能有一點兒皺紋、半個鐘頭去了、看鞋子的當兒、羅列着七八雙鞋子在面前、穿穿這雙、沒有樣子、試試那雙、不大鮮艷、脫上脫下、又那裏止半個鐘頭、鞋子穿好了、再換衣服、這又是大問題來了、開了衣櫥的門、塞塞實實、滿櫥都是最時式的衣服、他總對着那櫥裏歎氣、總說沒有衣服穿、穿穿這件也不好、穿穿那件也不好、不是說袖子太長、便是說腰身太寬、末了兒又罵斷命裁縫、接着裁縫、及至選定了今天穿什麼衣服、還要換鈕扣咧、插別針咧、拕拕襯腳管要十分鐘、就算衣服穿好了、還要戴鐲頭、戴戒指、戴珠項圈、要是梳了頭、便要戴花、這些功夫、可不要一個鐘頭、臨到要出門的時候、照照鏡子、撲上些粉、傾上些香水、這種餘波、還不在其內咧、如此支配起來、你想這妝飾八個鐘頭的話、可知我並不說謊呢、

□斥少少

從劇對唱對白、尙謂之蓋口、凡稍有劇中常識者、俱當明瞭、『本無發生辨難之餘地、少卿向壁虛造、強名之曰對口、已覺可哂、竟有少少其人者、出而辨護、豈其人之自信、尤甚於少卿乎、再者、少卿所引之跑坡、明明謂爲二人一唱一白、今少少之言曰、少卿所說對口、係引武家坡二人對唱、豈日前商報中原文、未之見耶、見之而故作此說、謂之胡說、未見而姑作此說、謂之胡圖、二者必居一於是焉、鄙人向不喜作戲評、然遇有一知半解、自命內行者、必痛斥之、不稍假借、如前次商報所載鄙人原文、題曰駁少卿、其非戲評也明矣、今少少曰、噫、此之謂戲評一語、不知何所取義、此又胡說胡鬧之甚者也、安得不斥、上次商報所載、本係請少卿自答、少卿果不甘默認爲臆說、必有以詔我、今已隔十數日、尙無信息、想係洪水肆虐、津浦路阻之故耳、然歟否歟、仍以質諸少卿、（鑾龍）

□求疵錄

（此欄歡迎投稿）

□小中報石公、著梅郎重婚漫頁、中謂梅妻係王蕙芳之妹、按梅妻係武生王毓樓之妹、而王蕙芳之妻、乃屬梅之妹也、（其誰）